

山川草木花鸟虫鱼，是我文章师承之一。竹简碑帖书画，也是我文章师承之一。好文章未必非得从文集里读到，书集里可读好文章，画集里可读好文章，市集里也可以读出好文章。

几年前去鲁北村集，看到有人卖菜，有人买书，有人赶车，有人拉货，有人估衣，有人量布，有人抓药，有人测字，有人称米，有人打油。村集尽头是牛市，换马的，贩驴的，赶猪的。有人还把布袋搁脚底，袋子上毛笔写有“牛经济”三字，间架近乎金农漆书。不远处坝埂上走来一个推独轮车的中年汉子，昂然而行，推着南瓜、青椒、土豆。天空晴朗，狗尾巴草长到大红公鸡鸡冠那么高了。一场场一幕幕都是好文章，可惜我写不出来，九百年前的孟元老得了先机。

当年孟元老避地江左，追忆昔日繁华，种种胜迹徒然湮灭，可惜转眼成梦了，做得十卷《东京梦华录》。记彩山灯火，北宋汴梁之宫苑典祀、巷陌勾栏、节物风流，人情和美，但成怅恨，有黍离之思。今日读来，相隔千年如《清明上河图》一般锦瑟市集尽归眼底，活色生香的文字难掩故国不堪的幽咽与惆怅。春花秋月已了，只有在梦中，方能再见故都的繁华。

好在文章还在，丹青还在，器物还在，碑帖还在……

读碑帖，常常读出一身喜气。三三五五地打开，摊一屋子，像小时候看连环画。汉简与魏碑相叠，行书与章草呼应，发出很多声音，钟繇的声音，欧阳询的声音，褚遂良的声音，杨维桢的声音，文徵明的声音，邓石如的声音。各有师承各有笔法，到头来字里的性情声音才是定居。

碑帖有郁郁之气，让人文采兴盛，几乎有点得意忘形，无才可恃，也要傲物……肺腑之间有笔墨流动，一个个句子追赶着，一段段文字追赶着，一篇篇文章追赶着。碑帖气息熏染文字，多了旧味，也多了色泽。好文章有旧味有色泽，墨分五色，文章亦如此。

碑帖有旧影心迹。有人梅妻鹤子，下笔清贵；有人宦海沉浮，笔下一股湖海风云气；有人一生淡泊，字里散发规整的庭院氛围；有人身居高位，下笔意满神旺；有人哭之笑之，有人生不拜君……古琴素手纸窗瓦屋灯火青荧，天与地合，意与神凝，情通自然。意与神凝兮如痴如醉，情通自然兮惠风和畅。惠风和畅，如痴如醉，

一股酒意传来，酒意里几缕药气，几缕茶香，如此正大。

碑帖里的酒意，如痴如醉，对笔痴，对墨醉。所谓书法，不过笔墨同醉耳。所谓书法，不过人书同醉耳。所谓书法，不过天地同醉耳。

碑帖里有药气，悲天悯人，针石心肠。书法是一味药，是清凉剂、醒酒汤，安神、疗伤、治病，是对无可奈何的排遣，是对百无聊赖的消解。

碑帖里有茶香，吃茶去，超然物外。吃茶去，烟火人间。吃茶去，逍遥乐事。吃茶去，饮水解渴。吃茶去，谈佛论道。吃茶去，家长里短。

碑帖大有笔法、墨法、章法、想法。笔法墨法章法者也，若无想法，都是做作。书法家还应该烂漫之心，烂漫之心生出一团团元气。方能字字康阜，笔笔饱满，无一懈笔。

碑帖常有文章所少的见字如面：字从心出，心借字形，人影闪现。读碑帖，常常看见性情，有人诚恳恭敬、天真烂漫，有人特立独行、不拘一格，有人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有人战战兢兢入屋来，有人桀骜不驯，有人规规矩矩，有人放肆泼辣，有人内敛斯文……

古人习字，不以书家自居，亦不以书家为荣。王羲之、苏东坡书法好，文章也好。读二王父子杂帖，读苏黄文集，高逸厚朴，篇篇绝妙好辞。古人的趣味，向来偏心文士翰墨，历代书家多是学问家文章家。傅山曾说文章小技，于道末尊，况兹书写，于道何有？书法讲究字外功夫，字外功夫无非经史子集，无非人情练达，无非世事洞明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何止如此，腹有诗书字也华。

先贤字里自然的峭拔，是宗师气度是宗师品格。读碑帖，看得见前人的笔意，貌丰骨劲，味厚神藏，也看得见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甘心在砚台的墨香里修行。笔墨是心性之呈现，笔墨下落，宣纸轻哗，过去的心性过去的风神在枯湿浓淡的笔路上一览无余。

旧中国的庭院文化渐渐稀薄，那些精妙碑帖都是古迹也都孤寂。王羲之的杂帖，颜真卿的文稿，文徵明的手卷，董其昌的条幅，旧味氤氲，人间万事纵然消磨尽了还有墨痕故纸的暗香。

北冥鱼

元康六年，石崇在金谷园举行盛宴，登云阁，列姬妾，拊丝竹，叩官商，宴华池，酌玉觞，邀集潘岳等三十几位大

D

月光城 随笔

读碑帖（外一篇）

胡竹峰

名士文酒相会。石崇作《金谷诗序》，士林轰动一时。五十年后的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，王羲之与友朋雅集会稽山阴兰亭，临水洗濯，借以祓除不祥，所谓修禊事也。众人饮酒赋诗，辑成一集，王羲之题跋记述其事，并写心曲，是为《兰亭序》。时人以《兰亭集序》比较《金谷诗序》，觉得与石崇不分轩轻，王羲之甚有欣色。

前人见《兰亭序》字体大小不同，疏密俯仰，多好以携幼扶老、顾盼生情喻之。携幼扶老是套话。近来颇为疲倦，对文字有倦意，笔墨荒废很久了，只好说说套话。幸亏疲而不乏，每天还能读点书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

夜里读王羲之《十七帖》，神清气爽，凌晨方有睡意。近年起兴习字，偶尔临摹碑帖。放下文章，立地读书。放下写作，心向碑帖。写作横行如砍柴，书法竖写如破竹。我习字初师王字。王羲之是神才，王献之是天才，磨尽三缸水，只有一点像羲之，终究与其父差了一层。

《祭侄文稿》悼亡至亲，《寒食帖》拟哭途穷，都不及《兰亭序》底色丰富。王羲之笔下有林竹曲水、游目骋怀、惠风和畅……又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的感慨。辞章佳妙，开合有度，气象万千。那日过齐鲁之地，想起风云旧事，想起风流人物，都已是陈迹。忆及《兰亭序》里说的，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不禁神色黯淡，大为伤感。

世人以《兰亭序》为王羲之代表作，可惜我辈所见，皆后人摹本。虽是摹本，也未尽可能，还有几分神在。见过十来种摹本碑刻，有褚遂良、虞世南、冯承素、欧阳询、赵孟頫、文徵明诸贤手笔，本本有异，落墨有别，蔚为大观，越发显得原作之神龙见首不见尾。王羲之像北冥鱼，后人好不容易织就网，扔进水里，那鱼却化大鹏展翅千里。一帮人身湿手空，不知所措。正是：

羲之已化大鹏去，欲乘王风万丈愁。

曲水流觞不复返，惊涛拍岸荡悠悠。

我猜想，《兰亭序》真迹尽有临本摹本风味。临本摹本不及真迹处，大概是惠风和畅的喜悦之情。时过境迁，王羲之也写不出永和九

年暮春那场醉后的笔墨，其间微妙，强求不得。《兰亭序》有安详自在，情动于心，道法自然。历代学书者写《兰亭序》不绝，得其形者，不过十之一二，得其神者，微乎其微，得形神者，渺乎茫乎。

以格论，《兰亭序》属于逸品神品，运笔如行云流水。初见《兰亭序》，有四野花开的感觉。晋人的行书如云水，唐人行书如走马，宋人行书如骑驴，明清人各行其道，神魔乱舞。

笔墨之道，轻者不重，重者少轻。讷者不敏，敏者缺讷。刚者不柔，柔者欠刚。王羲之笔墨轻重缓急，刚柔共济，不修边幅，天生丽质。《兰亭序》是太极鱼，大中有小，多中有少，满中有浅，阴阳互参，不偏不倚。

有一年，将神龙本《兰亭序》挂在家里。窗外春暖花开，柳风袭人，王羲之丰神俊秀。窗外烈日高悬，暑气弥漫，王羲之通透清亮。窗外秋意萧瑟，落叶飘零，王羲之鸟语花香。窗外晨霜匝地，雪片抖索，王羲之阳光明媚。突然觉得，《兰亭序》不能临摹，看看就好，茶余饭后凝眸沉思，想想王羲之生平，或许可得书法一二。

习字仿佛学仙，书道终究渺茫，到底作文自在。墨迹让我与王羲之共醉，淡掉人生的悲欣，抹去世间的无奈，把玩法帖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

再记：

二〇一五年暮春，谷雨后第三日，第一次去绍兴。人绕山过桥，到达张岱故居旧地快园。此地面山枕流，原为明初韩御史别墅，后因其婿在此读书，婿为快婿，园遂名“快园”。

下午访兰亭，出绍兴城，窗外清冷潮润，有山有河，山是青山，河是绿水。民居不多，放眼一看，一川原野。景致和当年王羲之看见的差不多，心里觉得安妥。车行渐远，兰亭在望。

古物要旧，山水要新，当然就南方而言。南方山水在春天新得让人清醒，一进秋冬，水浅了薄了，山的绿也褪色。古物要旧，修旧如旧，当下的修旧差不多都是推陈出新。出新倘或有新意有匠心也罢了，偏偏新得恶俗。

前些年始学书法，临摹过几回王羲之。三十不学艺，习字之路曲折嶙峋。